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世主妙嚴品」，同生眾，普賢菩薩偈頌最後一首：

【佛以妙音廣宣暢，一切諸地皆明了，普現一一眾生前，盡與如來平等法。】

這是普賢菩薩十首偈裡面的最後一首，我們讀了之後也有非常深的感觸。清涼大師在註解裡面跟我們講前面三句是攝因，後面一句是成果。清涼這個註解很簡單，但是他的意思實在說無限的深廣。我們修學最重視的是結果，這個地方結果結得好，「盡與如來平等法」。特別看我們今天的社會，很不太平、很不和平，原因是這個世間已經沒有平等法了。世人可以說是千萬年來哪一個人不希求世界和平、社會安定、一切眾生和睦相處；這樣的世界就是淨土，就是諸佛國土。我們要希望和平、安定、和睦能夠落實，普賢菩薩在這個地方教導我們要怎樣去修因，你才能得這個果報。

第一句就是宣揚正法，這一句話太重要了。我們仔細去觀察以往的歷史，無論是在中國、在外國，承平盛世，國家的領導人無不重視聖賢的教化，古今中外都不例外。湯恩比博士說得很好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。諸位一定要懂得，不是中國人霸權的世紀，也不是中國人的科技、工商業、經濟繁榮的世紀，這樣想法都不是事實。是什麼？中國古聖先賢教化的世紀。誰能夠光大儒佛的教化？儒跟佛都在中國，佛教雖然是發源於印度，但是從公元六七年傳到中國來將近兩千年，在中國生根了，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已經融合成一體。中國過去講儒、釋、道，主宰了中國這兩千年的文化，主宰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；所以即使我們在科技、經濟落後，中國

人還是能夠站得起來，依舊沒有倒下去，這個力量非常偉大。我看過湯恩比跟日本池田大作的談話，這個書有中文譯本，一般書店都可以買得到；在這個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要是有了這個認知，全力以赴來推動儒佛的教誨，這個國家肯定是二十一世紀的帶頭人；所以他講，能夠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。這是我在七十年代的時候聽說的，這是真正有學問、有眼光，他是歷史哲學家，有智慧、有眼光，他看得很清楚、看得很明白。

日本人對於中國孔孟的學說、對於大乘佛法非常尊重。這兩千年來，他們對於中國傳統的文化代代都有賢哲，一直到今天日本二次大戰之後幾乎亡國，不到半個世紀，它能成為世界第一等大國，就是靠這個。所以日本人對於鑒真和尚那樣的崇敬，這是把佛教傳到日本去的；隋唐時代，日本高僧大德在中國留學，中國文化在日本生了根。如果日本人真正能懂得湯恩比說話的意義，因為在全世界其他國家要研究漢學確實比較困難，日本、韓國容易，他有漢學的根，他們如果認真努力、認真學習，把心量拓開，起心動念關懷全世界的眾生，他可以做二十一世紀世界的領導人，這是真的，這是事實。用文化，不是用武力，不是用經濟，不是用科技。為什麼？那些東西都解決不了問題。那麼，這要看這個世界中國文化周邊以及中國本身，要出現大聖大賢，來挽救這個世界苦難眾生。從哪裡做起？大經上常常提醒我們，一定要從本身做起！儒佛的教誨一定要落實到自己本身思想、見解、生活、行為。古時候中國人讀書的目的志在聖賢。聖賢人出現在這個世間幹什麼的？就是「盡與如來平等法」，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、轉惡為善、轉凡為聖，這是聖賢事業，這是真實功德。

世尊不是為一個地區，不是為一個國家，也不是為我們一個地球，世尊的心量是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，一生從事於教學。『佛

以妙音廣宣暢』，暢有兩個意思，一個是暢佛本懷，佛的心願就是如此，沒有其他的心願，無條件的奉獻，無條件的供養。一切供養中，法供養為最，即使有使用到財的地方都是為了法供養，諸位想想，不難體會。從自己本身做出樣子來給大家看，以身作則。這就像演戲一樣，戲演得很逼真、演得很辛苦，這種逼真、辛苦就是奉獻，就是供養，財供養；內容是如來平等法，法供養。第一句是講的發大心，大慈大悲。沒有這個慈悲，什麼力量在推動？什麼力量叫佛如此的敬業，四十九年每天八個小時給大家上課，沒有收學生的學費？除了最簡單的衣食住行四事供養之外，佛是一分一釐都不接受，怎麼不令人敬佩？那個時候的世間人感佛之恩，對這個清淨無為、道德學問的長者，對他最低的生活，這個四事，衣、食、臥具、醫藥，都懂得照顧，佛對於學生就這麼一點點要求。眾生對佛的供養、對佛弟子們的供養都是種無涯之福，這個在一切經論裡面我們看得很多很多。所以佛這個作法，暢佛本懷。第二個意思，佛的妙音、佛的教化流通十方三世，暢通無礙。

第二句是講他的德行，『一切諸地皆明了』，如果你自己沒有智慧、沒有學問、沒有能力，你怎樣去教化眾生？你的智慧、德能都在你形象裡面表達出來。所以我們自己要問問自己，不要去到處看別人，天天要認真的反省：「我是什麼個形象？是不是真的在學佛？」想想看佛是什麼心，再回過頭來想我自己存的是什麼心。佛心清淨，一塵不染，我們心裡還有疑慮、還有牽掛，這不是佛心，勉強的講，夾雜，你已經夾雜得夠多了。什麼叫精進？什麼叫用功？把你夾雜這些東西淘汰，恢復自己的清淨平等覺就對了。不但世間法不夾雜，出世間法也不夾雜，一切隨緣就好。眾生沒福，這個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；眾生有福，這個世間就有大聖人出現。但是我們要知道替眾生培福、教眾生培福。從哪裡教起？從自己教起。

孟夫子講的話好，「反求諸己」，回過頭來一切求自己；求自己就是真正替眾生培福，真正教導眾生培福。眾生確確實實迷在一時，他為什麼迷得這麼嚴重？沒有人開導他。

現在年輕人十幾二十歲，可以說從生下來就沒有看到好樣子，他怎麼會學好？那要學好，那是天生的聖人，佛家講是諸佛菩薩乘願再來。要知道佛菩薩乘願再來，也有迷的時候，所謂是隔陰之迷；但是他善根深厚，一接觸到聖賢教誨，他很容易就覺悟。所以我們不要去想這個世間人造業很重，那我們想錯了，我們肯定這個世間人確實有大聖大賢乘願再來，有諸佛如來、法身菩薩、大阿羅漢，只是缺少一點「緣」。我們這一生很幸運遇到佛法，得人身聞佛法，很幸運的遇到真善知識，承蒙善知識的指導，自己對於如來的教誨認識得少分，自己深受利益，感恩之心油然而生。感恩一定要圖報，如何報佛恩？唯有依教奉行，我們要代佛宣揚甚深微妙法，這才是真正報佛恩。要想宣揚大法，你不入境界怎麼行？「一切諸地皆明了」，這是教我們要入境界。「諸地」範圍講得太廣了，包括大小乘，包括宗門教下、顯教密教，這個事情難，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

早年我在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有一天，老居士問我們這些學生，二十多個學生，也有一點像孔老夫子叫學生「各言爾志」，問問大家你們的志向。問到我，我只有一句話：弘法利生，那個時候說的話。老師聽了之後先歎一口氣：不容易！發心弘揚正法，你對於世出世間法要通達明瞭，就是「一切諸地皆明了」。他老人家舉個例子，世間法其他的我們不談，只說一部《四庫全書》，我們這一生當中能不能夠通達？這是世間法裡頭的一部分。單單通達世間法還不行，不能解決問題，還要通達佛法。佛法，中文翻譯的典籍現在彙成一部叢書，《大藏經》，我們這一生時間有限，怎麼能

夠通達？不通達就沒有法子弘法利生。我聽了，當時的態度也非常嚴肅，這個是事實。

於是老師傳我一個方法，怎麼辦？我們自己的能力沒有辦法通，但是又非通不可，老師講了，只有求感應、感通，求諸佛如來加持，求古聖先賢他們的威神加持，這樣才能通達。我聽了：「有指望了」。用什麼方法求？誠，古人常講的「誠則靈」。什麼是誠？不夾雜絲毫的私心就是誠，有一點點私心夾雜在裡頭，不誠。「不誠無物」，這個意思是講不誠你就不能夠感通。完全是為眾生、為社會、為一切古聖先賢的正法。這個誠還要誠到極處，所以老師送我四個字，至誠感通，至誠是真誠到極處，你才能夠感通。弘法利生，那個時候的願望。現在曉得弘護利生，要弘法還要護法，才能把這一樁事情做好、做得圓滿。圓滿的標準是盡心盡力，我已經盡到自己的心力，這個功德就是圓滿的；我有十分的力量，我只用了七分八分，不圓滿。要盡心盡力，沒有絲毫自私自利的念頭。

迷惑的時候，人就是為自己，到這個世間來是為自己活著的，這是六道眾生裡頭的人。如果這個人覺悟了，「我生到這個世間來不僅是為自己，我要為社會服務、為國家服務、為全世界的人類服務」，這個人是天人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但是不是佛菩薩。佛菩薩服務的念比這個大多了，佛菩薩是為虛空法界一切眾生服務，沒有自己，自己這個身是屬於虛空法界一切眾生的，自己的心是虛空法界，自己的身是剎土眾生。這樣發心，你就能得感應道交，佛經裡面常講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保佑你。李老師的教誨，我一生受用不盡。早年我親近三個老師，方東美先生教我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他引導我入佛門；一入佛門，我親近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教我也是六個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，我們把當中這個字省掉，看破、放下，菩薩道。從初發心怎麼成菩薩、成佛的？就是看破、放下。看破

，六波羅蜜裡面般若波羅蜜，智慧；前面五種從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都是屬於放下。布施，放下慳貪；持戒，放下惡業；忍辱，放下瞋恚；精進，放下懈怠；禪定，放下散亂。章嘉大師教我的。李炳南老居士教我至誠感通。我跟這三位大德得的法就是這個。我跟章嘉大師三年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這十三年奠定佛法的根基，滿足自己一生的願望，走弘法利生的道路；真的得諸佛的護念，常常遇到好的護法，使我教學上課這個事業四十三年沒有中斷過。從我上講台到今年是四十三年了，才能夠得這麼一點利益。

如果沒有真誠心，真誠心一定要學《普賢行願品》；縱然沒有機會去讀整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至少最後的那一卷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別行的本子。這個別行的本子，清涼大師他老人家的真實智慧、大慈大悲，他參加《四十華嚴》的翻譯；這部經翻成之後，德宗皇帝請他給這個經做一個註解，四十華嚴的疏，他是奉命註經。註完之後，把最後的這一卷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總結這一卷特別抽出來單獨流通，這是他的真實智慧、大慈大悲。他為什麼這麼做？經的分量太大，在從前沒有印刷術，經都是手抄本，流通量很少，這麼好的經書，佛法裡面真的是第一經，不能夠大量流通，你想想這是多麼遺憾；但是大量流通事實上不可能，現在沒有問題了，現在印刷術發達，所以只好用這個方法把它最精彩的、最重要的這一部分單獨流通。我們看看古人的用心，在他當時那個環境，他已經盡心盡力做得很圓滿，圓滿功德了。自己在五臺山顯通寺華嚴講堂把這個大經講五十遍，這真正是傳法善知識最好的榜樣，不辭辛勞，跟釋迦牟尼佛沒有兩樣。

釋迦牟尼四十九年每天講經八個小時；清涼我們想他講五十遍，我給他估計，每天一定要講八個小時，一年講一部，一生講五十遍，確實是釋迦牟尼佛的真實弟子。清涼以後再找不到第二個人了

。所以至誠感通就比什麼都重要。我們要想學大乘佛法，從哪裡學起？確確實實從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學起，這部經裡頭奠定了根基，三藏十二分教無論你修學哪一部經綸、哪一個宗派，都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。修學念佛法門，我常講，肯定只取西方極樂世界實報莊嚴土。我們確實有這個信心，所以要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道心，成就自己的智慧；不得諸佛如來加持，做不到。

第三句『普現一一眾生前』，這是教化眾生對象，教化的對象；一切眾生，我們常講九法界眾生，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。普是平等，決定沒有差別示現在眾生前。『盡與如來平等法』，給一切眾生最殊勝的大法。「平等法」是什麼？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不是給其他的小法。確確實實古人的話說得很好，「不讀《華嚴》，不知道如來的心量」；換句話說，如果不能夠契入《華嚴》，我們沒有辦法拓開心量，我們永遠是小心量，然後你才曉得這部經的重要性。拓開心量是我們做人頭一樁大事情，不要再小心量，不要再跟人斤斤計較，真的是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。我們對人，我們修的布施、修的供養都是最好的，絕對不是說最好的自己享受，自己不要的再去布施給別人、供養別人；那個你也算是不錯，你修的是世間有漏的福報，不是功德，不是第一殊勝的功德。第一殊勝的功德是把最好的供養一切眾生。但是你要記住，如果供養眾生不是給他如來平等法，你所修的絕對不是究竟圓滿。「盡與如來平等法」，這是大方廣佛華嚴。

大方廣佛華嚴我做不到，有辦法，可以跟大方廣佛華嚴同等的，《大乘無量壽經》。為什麼？《華嚴經》到最後十大願王導歸《無量壽經》，所以我們能與一切眾生無量壽，那是平等法。你看看經題，夏老居士會集得好，諸佛都讚歎。經題前面一半「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」是果德，後半句「清淨平等覺」是修德。平等法、清

淨法，平等法是《大乘無量壽經》。這在全世界應當是普現一切眾生前，大量的流通，盡心盡力的供養，這是普賢心、普賢願。我們能夠引導一切眾生深信淨土、願生淨土、弘護淨土，普賢菩薩的願就圓滿了。

同生眾第二個單元「十普菩薩各得一門」，每一位菩薩名號裡頭都有一個普字，我們現在看第一位：

【復次淨德妙光菩薩摩訶薩，得遍往十方菩薩眾會莊嚴道場解脫門。】

清涼大師在註解裡面告訴我們這十普菩薩的地位。前面列名當中沒有普字，「淨德妙光」。「以前與普賢共為十普」，名號上沒有，意思上有，在前面他曾經跟普賢菩薩一起共為十普。「今普賢別說」，所以把他加在這個地方，這就圓滿，就十位了，在十位當中他排名第一。「嚴處說法，皆名為嚴」，這個地方只講莊嚴道場，偈子裡頭有說法，都是莊嚴道場的意思。莊嚴道場，諸位要記住，這是護法，我們前面講的弘法跟護法，弘護正法。弘護正法必須要具備的條件是智慧跟福德；「淨德」，這是他有福，清淨的福德，「妙光」是智慧。護法重要，一個大護法主持道場，在一般講這個寺院的住持、當家，這些執事是道場的大護法；加上我們現在所講的義工，在道場服務的，都是屬於淨德妙光菩薩摩訶薩一類的人物。他們的地位很高，列在十普菩薩的第一位，十普後面都屬於弘法的，他是護法的；護法排在弘法的前面，我們想想這個意思。無論是出家人的道場或者是在家人道場，護持正法不具備這兩個條件，很容易走錯路，很容易做出偏差。稍有偏差，那就不是護持正法了，障礙正法。

道場無論是什麼形式的道場，你要記住，這個場的上邊還有一個道字。從前李炳南老居士講經的時候常講，「有廟無道，不能興



教」。由此可知，正法常住、正法久住，什麼是正法？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給我們表演出來了，正法就是上課、就是教學；所以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。我學佛的時候就把這個看法提出來，當時我住在台北，我把這個看法提交給「中國佛教會」，希望他們做正名的工作；孔老夫子常講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」。中國在從前沒有問題，佛教大家都知道是佛陀的教化、佛陀的教育，從前講教化的多，現在人講教育，沒有說它是宗教。它跟其他一切宗教確實不一樣，你們看看全世界哪一個宗教創教的人是天天給大家上課，一天上八個小時，四十九年沒有休息？沒有看到。宗教有許多宗教的儀式、祈禱的儀式，佛教裡頭沒有。佛教裡面所有這些儀規都是後來祖師大德們定的，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沒有。就是皈依，皈依都非常簡單。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皈依誓詞、傳授五戒的誓詞，都是弘一大師從經典裡面、律藏裡面節錄出來的，告訴我們佛陀當年在世給在家人傳授三皈就用這個儀式，你看多簡單！真的是簡單而隆重，誠心誠意發願從迷邪染回頭依覺正淨，它是教育，它是教學。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來之後，這個寺院就是學校。

第一個佛教的道場大家都曉得，洛陽的白馬寺。那個時候，洛陽是國家的首都。建這個道場稱之為寺，為什麼稱為寺？諸位現在要是到北京去旅遊，你可以到故宮裡面去看看，你就明白了。你在故宮裡面看到很多單位，那個辦公的單位都稱之為寺。所以寺原來是國家常設的辦事機構，直接歸皇帝管的。國家行政部門有總理大臣，總理是宰相；總理大臣下面辦事的機關稱部，現在還稱部，沒有改變。皇帝下面辦事的機關到民國就改了；這個辦事的機構、常設機構可以說，從漢武帝建立這個制度之後一直到滿清，都沒有改變，還稱之為寺。寺的意思是什麼？寺的意思是承嗣的意思，就是永久設立的，一代一代傳下去，不會改變，也不會被撤銷的，這個

機構才稱之為寺。總理衙門那個部可以常常改變、可以常常撤銷的，唯獨寺不能撤銷，是帝王永久設立的機構。佛教傳到中國來，國家把它正式成立一個機構，也稱之為寺，尊重到極處了。

諸位要知道寺這個字的來源，它是國家辦事的機構，直接受皇帝管轄的，它不是宰相管轄的。寺的長官、主管稱卿，所以從前皇帝底下有九個辦事機關稱九卿，三公九卿。三公是什麼人？是皇帝的國策顧問、元老，多半是前朝的元老，是皇帝的顧問。九卿是他辦事的，主管某一個機構辦事的人員，現在講長官。佛教成立一個機構稱之為寺，這個機構辦什麼事情？在那個時候，主要的工作是翻譯經典、講解經論；是學校，真的是佛陀的教育，是佛教的學校，現在叫學校，那個時候叫寺。住持就是這個學校的校長，首座是這個學校主管教學的、主管教務；維那是主管秩序，就像現在的訓導一樣；監院是主管總務的，跟現在學校裡面的綱領執事名稱不一樣，業務完全相同。學校裡有教務、有訓導、有總務，佛寺也是這樣設施的。所以，它是教學。

裡面供奉佛像是尊師重道，所以寺院裡頭有講堂，供奉佛像這個大殿那是禮堂，重大會議在這邊舉行。接待外賓先在大殿禮堂行禮，然後客廳裡面招待。講堂這是講經的，講堂不只一個，看這個寺院規模大小，講堂愈多，我們就曉得它規模愈大。為什麼那麼多？它開的課程不一樣。所以你到那裡去學佛，你想學習佛陀的教誨，你歡喜選哪個法門你就進入那個講堂，那個講堂有老師在那裡講解，教你怎樣修行，那叫道。佛寺從來沒有給死人念經超度的，沒有！超度這個事情是從哪裡來的？我們年輕學佛比較晚，親近善知識少。當年在台北我往來比較多的是道安老法師；因為道安法師在台北辦了大專佛學講座，邀請我給學生們上課，我跟他老人家就比較接近。我曾經把這樁事情提出來向他老人家請教，我說：寺院裡

面原來沒有經懺佛事，沒有超度的，這到底什麼時候興起？什麼原因興起？

他告訴我，這個興起大概是唐朝中葉安史之亂。唐明皇大家曉得，唐明皇興起的，國家遭受這樣一個大的變故，安祿山造反，楊貴妃是內應，鬧到皇帝都逃難，幸虧郭子儀平定了這個動亂。動亂雖然平定，死亡的軍民很多，所以唐明皇晚年就在每一個戰場、跟叛軍打仗的這個戰場，建立一個寺，這個寺都叫做開元寺，開元年間建的，所以開元寺就很多。開元寺當然還是佛教的教學道場，不過這裡面就做追悼死難軍民的法會，做這個追悼會。皇帝提倡，於是民間就仿倣，經懺佛事是從這裡開始的；民間如果有家裡老人過世，也請法師來做超度的佛事。在這以前沒有，在這以後也很少，因為民間這些習俗沒有開，所以從追悼會開始的。這是唐明皇的一點心意，這個動亂死傷的軍民太多了。以後逐漸演變，喧賓奪主了。在從前這個超度完全是義務的，沒有說現在要訂上價錢、做一堂佛事多少錢，以前沒有。一般人民超度家親眷屬請法師，只要法師同意都可以；法師不同意，不能夠勉強要求。也不會談供養、談條件，沒有，供養都是隨意，寺院還是以講經教學為主。

到了馬祖、百丈，這是禪宗第八代的祖師，六祖惠能的徒孫。這兩位大德提倡共修，正式建叢林。在過去學校只是上課、只是教學，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個人去修行。大概在那個時候，學的人多，修的人少，於是這兩位大師大發慈悲心，提倡大家在一起修行，依眾靠眾。個人修行有的時候懈怠、放逸、懶惰，大家在一塊就不太好意思了，提倡共修。共修是百丈、馬祖他們兩個人提倡的，於是佛教道場不但是有教學，還要提倡修行。修行的方法很多，但總不外乎兩大類，一類是念佛，一類是參禪。於是這個道場除了講堂之外，有禪堂、有念佛堂，你歡喜修哪個法門，你就進入那個

殿堂，有大德法師在裡面領導，領眾指導。所以我們對於從前這些寺院要是認識得很清楚，然後才曉得現在這個道場變質了，把自己如來家業廢棄掉了；而佛法裡面從來沒有的這種超度佛事，變成佛教正式的一樁事情來做了，所以佛教變成宗教了。你現在說佛教不是宗教，誰能相信？佛教確實由教育變成了宗教，我們不能不清楚，我們要很努力、很認真去做，要把佛教的本來面目恢復，我們才能對得起釋迦牟尼佛，我們才能對得起歷代祖師。

所以我們現在在澳洲建一個道場，我們這個道場現在不用寺，為什麼？因為寺院、庵堂已經被一般人看作是迷信的宗教，我們再建一個道場還用寺，怕的是誤導大家，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道場正式恢復到學校，用「學院」；我們大家都修淨土宗，我們名稱是「淨宗學院」。我們的活動確確實實每天有八個小時教學，有八個小時念佛，我們守古大德的遺風，恢復佛教從前的面目，回歸到教育、教學上去。我們在香港現在雖然有這麼一個小的道場，我們也希望此地佛教教學，經典是教科書，這個課程的學習我們不中斷，來參學同學多少沒有關係，我們這是屬於社會教育，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。這裡頭不收學費的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我們天天在這裡上課，天天在這裡教學，有興趣的歡迎你們來；你們聽到歡喜，覺得有一點受用，你也可以介紹你的朋友們來參加，這是常年的教學場所。我們現在已經兩個教室，九樓一個不上課的時候，那邊就做念佛堂，這個道場解行相應。我們這個地方沒有經懺，沒有超度，沒有法會，回歸到佛教本來面目，這個重要。

但是現在有不少人，年輕的這些法師們主持一個道場，怕道場沒有收入，怕不能維持，經懺佛事是收入，那我們怎麼辦？這個一定要有信心。「淨德妙光」，這個重要，自己真有德行、真有智慧，你就真的會有信心。這個道場誰來護持？諸佛如來、護法的眾神

，他們一定照顧這個道場。如果我們是真的在修道，確確實實如理如法的修學，而這個道場因為經濟困難不能維持了，很好，我們從今之後不要學佛了，為什麼？佛不靈，佛沒有感應，我們可以去學其他宗教。我們要有信心。

我過去在台灣第一個建立的道場是韓鏌館長她出的力最多，鼎力來維護，在景美建立一個「華藏佛教視聽圖書館」。我們這裡面沒有經懺佛事，沒有法會，常年講經。聽眾都能夠樂捐，自由樂捐，一絲毫勉強都沒有。捐助這一點收入雖然是不多，但是能維持下去。我們辦活動，只有辦佛學講座，在寒假、暑假大專學生他們放假的時候，要求我們辦一個七天、十天或者是兩個星期，這個行！我們請一兩位法師開幾門課程，吃住我們都照顧；有人發心，收入雖然不多，能維護。這麼多年來，我們有信心。

第二個道場就是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，這個會址是簡豐文居士一個人捐獻的。他是建築師，蓋這棟大樓他是跟地主合作，蓋完之後平分；這個樓八層，他分到四層，所以送一層給我做講堂。這是市中心區，交通非常方便。那個時候，我的聽眾並不是很多，景美有個道場是勉強能夠維持了，如果再搞一個道場，我恐怕沒有這個能力來維護；所以我就問他，我說：「你是護持還是來害我的？」他說：「我護持法師，我決定不敢害你。」我說：「你送我這個道場，每個月要不要開銷？」他說：「那當然要」，「開銷錢從哪裡來？你這就是明明存心不良，你要害我。」他說決定沒這個意思。我說：「一個月開銷多少？」他說一個月大概要六萬塊錢。我說：這樣，你每個月拿六萬塊來，這個道場我接受；你要不拿六萬塊錢來，要我向信徒開口來維護這個道場，我不要。我們心地要清淨，不能有這些事情夾雜。他同意、答應了，我才接受。每個月拿六萬，他拿了三年，三年聽眾多了，有了基本的信徒；我看看信徒們自

動捐助的，每個月這個道糧夠了，開銷夠了，我跟簡居士說：「行了，以後你不要再拿了。」

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它的性質，雖然天天講經，並不以講經為主，是全世界佛教後勤支援的機構，印經布施；不限於淨土宗，哪一個宗派的經典我們都印，決定是正法，所以在全世界有許許多多地方道場委託我們印經給它。委託有的時候他不拿錢的，他只告訴我們他想要什麼樣的經本，我們替他印，印了送給他。所以這麼多年來經書流通到全世界，錢從哪裡來的？大家捐的。我告訴韓館長、告訴簡豐文居士，我們完全是樂捐的，沒有絲毫壓力，錢多多做，錢少少做，沒錢最好，我們省事，不要做了。所以這兩個機構永遠遵守這個原則，我們心才清淨。道場講經終年不斷，我們的布施就是法布施，印經，這些年來做錄音帶、錄影帶、VCD光碟，大量流通，盡心盡力。

可是這個事情愈做錢愈多，多了就多做，絕對不存錢。做得很如法，流通到全世界，這是佛法正經的事。所以我說它是佛教後勤單位，支援全世界佛教經典，完全是免費供應，我們大家盡心盡力在做。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是義工，雖然也有一些拿薪水，薪水很少，只夠他維持一個很普通的生活，因為沒有專業的人也不行，再以義工輔助幾位專業的，我們這個工作才能做好。我們對於工作人員的生活、家庭也都要照顧到，工作人員他能夠安心。所以只要我們發心純正，做得如理如法，不要害怕經濟來源；我們有多少錢做多少事，我們是為一切眾生做的，是為佛菩薩做的，不是為自己。把個人的名聞利養、個人的得失利害完全放下，點點滴滴就是淨德妙光菩薩所說的莊嚴道場；這個道場是聖教、諸佛菩薩的教誨，我們要把佛法供養給一切眾生。

現在方便，在從前只有經本，印光大師開頭的，我是跟他學；

他在蘇州辦個「弘化社」，四眾同修、弟子對他老人家的供養他全部拿來做弘化社的經費，一生就做一樁事情，印經書、印善書與一切眾生廣結法緣。弘化社的章程我看過，流通的方法他訂了三種：一種是完全免費，給那些生活貧窮的人，低收入的他沒有能力買書，完全免費贈送；第二種是成本的半價，這本書印出來要十塊錢只收五塊錢，半價流通，這是你還有能力付得起，收一半錢；如果你的收入很多，你生活很富裕，就是全價流通，成本流通，我這部書印了十塊，我就收你十塊。那個時候還郵寄，郵票也收你的錢。這種不牟利。印祖這個方法在當時我們想到的是，他用這個有一部分能夠收入，拿這個再做印書的成本，希望這個弘化社能夠永遠做下去。這個方法是好，我學到他這個方法，但是我完全是免費流通，我不收人家的費用，經費來源是大家供養常住的。常住裡面有一個科目，印經，人家只要是指定這個錢是捐助印經的，我們一定給他用在印經上，不做其他的用途。

有一年過年很困難，簡豐文來給我訴苦，他說年過不去，他問我：「印經的錢很多，可不可以把印經的錢拿來做常住的經費，撥一部分？」我說不可以，這樣背因果。那怎麼辦？「我還有些信徒供養的錢，我統統拿出來給你們過年。」銀行裡存款全部提出來，一半給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，一半給圖書館。提出來之後，替我辦事的人說，存摺上還剩幾十塊錢。我們這樣作法就對了，一切為佛法。為佛法樹立好的形象就是莊嚴道場，無論做什麼事情，無一不是莊嚴道場。回教辦學校，我也捐錢給他們，莊嚴道場；天主教去救災，我也幫助他們，他們派一個醫療隊到非洲去幫助那些貧病的苦難人，我捐助醫藥費，都是莊嚴道場，我還捐一輛救護車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道場就是佛教利生的事業，不一定是有形的寺院、庵堂，不在這個有形。我特別強調的是自己的形象，頭一個要把這個

莊嚴起來。形象，內裡頭是起心動念，你念頭正，你形象就端正；念頭邪，你外表怎麼裝也裝不像，也會被人看穿。一定要從起心動念上著手，心真的要像佛心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這是真正莊嚴。

『遍往十方菩薩眾會』，菩薩諸位要曉得，佛門裡面稱菩薩，菩薩什麼意思？覺有情，玄奘大師翻譯的，覺悟的有情眾生。玄奘大師以前古人翻譯的叫「大道心眾生」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；但是玄奘法師翻得好，「覺悟的有情眾生」這個範圍就廣了。所以我在新加坡跟九大宗教往來，我稱他們都是菩薩，他問我什麼意思，我就說覺悟的人佛教裡稱菩薩，你是不是已經覺悟了？你不迷惑，對嘛！在基督教裡我稱他「牧師菩薩」，道教裡我稱他「道長菩薩」，天主教我稱他「神父菩薩」，伊斯蘭教我稱他「阿訇菩薩」，覺有情。換句話說，哪裡不是道場？處處是道場，時時是道場，一切時空無一不是道場。自己心住在道上、行住在道上、言住在道上，就是道場，這個道場遍虛空法界。

「十方菩薩眾會」，包括所有宗教、包括所有團體，這個團體裡面主持的人、負責的人都是有智慧的，都是領導大眾的，由此可知，「十方菩薩眾會」這個範圍多大！在一個家庭裡面，佛教是四個人就是一個僧團；他一家四口，夫妻要有個兒女，這個家庭要是覺悟不迷，這個家庭就是菩薩眾會道場。什麼叫迷？自私自利是迷，追求名聞利養是迷，貪瞋痴慢是迷。沒有自私自利，沒有貪瞋痴慢，給諸位說，就覺了。念念為眾生，念念為社會，念念為求世界和平、社會安定、眾生幸福。這個眾生包括動物、植物，不但是人要和睦相處，人跟大自然所有的動植物都要和睦相處，跟大自然這塊土地、這些海洋也要和睦相處，要平等對待，無一不是「十方菩薩眾會」。我們能存這樣的心，行這樣的事，就是淨德妙光菩薩所講



的莊嚴道場。從這個道場，怎麼會不證果？這個解脫就是證無上菩提。我們讀這一節經文要這樣的學習。現在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